

21 新畅销译丛

CARLOS RUIZ ZAFÓN
EL PRISIONERO DEL CIELO

天空的囚徒

〔西班牙〕卡洛斯·鲁依斯·萨丰 著 李静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CARLOS RUIZ ZAFÓN
EL PRISIONERO DEL CIELO

天空的囚徒

〔西班牙〕卡洛斯·鲁依斯·萨丰 著 李静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空的囚徒/(西)萨丰著;李静译. —上海:上海
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21-6049-5

I. ①天… II. ①萨…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西
班牙-现代 IV. ①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4042 号

El prisionero del cielo

by Carlos Ruiz Zafón

Copyright © Dragonworks S.L., 2011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Antonia Kerrigan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5-881

责任编辑:俞雷庆

特约策划:彭 伦 邱小群

封面设计:汪佳诗

天空的囚徒

(西班牙)卡洛斯·鲁依斯·萨丰 著

李 静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le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总经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69,000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6049-5/I · 4828 定价:45.00 元

目录

1	第一部 圣诞故事
45	第二部 死人堆
105	第三部 重生
143	第四部 猜忌
187	第五部 英雄的名字
209	尾声

第一部 圣诞故事



巴塞罗那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

那年的圣诞节，日复一日，清晨时总是铅云满天，银霜满地，城市暗中透蓝。行人穿着冬衣，裹着耳朵，呵着寒气，匆匆走过。那些天，在森贝雷父子书店橱窗前驻足的人寥寥无几，进门询问的更是屈指可数。若是能卖掉某本某人曾经错过、终身等候的书——诗歌除外，也许可解书店燃眉之急。

“今天会是个好日子，能转运。”第一杯咖啡下肚，让我盲目乐观。

父亲从早上八点起一直在柜台与账本搏斗，铅笔橡皮齐上阵，写了改，改了写。他抬起头，眼睁睁地看着行人过店门而不入。

“但愿老天爷能听见，达涅尔。照这样下去，要是再错过圣诞季，一月咱们连电费都付不起了。好歹得做点什么。”

“费尔明昨天想了个法子。”我说，“他说是个绝妙的计划，能让书店起死回生。”

“愿上帝保佑我们！”

我一字不差地说给他听：

“或许我可以穿着内裤站在橱窗里，吸引酷爱文学、感情炽烈的女性。因为行家说过：女性是文学的未来，而上帝让女性无法抗拒伟岸身躯的野性撩拨。”

听见身后父亲的笔掉在地上，我回过头。

“费尔明的原话。”我又说。

我原以为费尔明的奇思妙想会博他一笑，谁知沉默依旧。我斜

眼望去，发现老森贝雷非但不觉得这番胡言乱语好笑，反而当了真，正若有所思。

“瞧，没准费尔明真说到点子上了。”他喃喃自语。

我看着父亲，简直觉得不可思议，也许几周来的销售不畅让他精神失常了。

“别告诉我，你会让他穿着裤衩在书店里走来走去！”

“不，不是说这个，是橱窗。说起橱窗，我倒有个主意……也许还来得及挽回圣诞季。”

我看着他消失在店后工作间，不一会儿，又穿着冬季正装走了出来。还是我儿时记忆中那件长大衣、那条围巾和那顶帽子。贝亚常说，她怀疑父亲从一九四二年起就没买过衣服。种种迹象表明，妻子说得没错。他戴上手套，淡淡一笑，孩子般两眼泛光，这是大生意上门才会有的反应。

“我出门办点事，”他说，“去去就来。”

“能知道你去哪儿吗？”

父亲冲我挤挤眼。

“你等着，是个惊喜。”

我送他到门口，看他迈着坚定的步伐往天使门方向走。又是一个铅灰昏暗的漫漫寒冬，又是一道铅灰昏暗的憧憧人影。

二

趁落单，我决定打开收音机，边听音乐，边重新布置架子上的丛书。父亲认为，书店开着收音机招呼客人，有点不着调。要是费尔明在，他会和着任何曲调哼哼，或者更糟，扭起他所谓的“加勒比艳舞”，短短几分钟就让我头皮发麻。鉴于这些实际困难，我得

出结论：想听收音机，只能趁坐拥书城、无人为伴的难得机会。

那天早上，巴塞罗那电台正在播放收藏家私录的三年前小号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¹携乐队在对角线大街温莎酒店上演的美妙动听的圣诞音乐会。插播广告时，主持人不遗余力地将音乐贴上“爵士”标签，并友情提醒，某些不知羞耻的切分音也许对习惯如曲调欢快的民歌、博莱罗舞曲和新近出现的“ye-ye 乐曲”²等主流音乐的国内听众来说不太合适。

费尔明总说：要是堂伊萨克·阿尔贝尼兹³是黑人，爵士乐会像罐装饼干那样发源于康普罗顿，并与他所崇拜的金·诺瓦克⁴在影片中（我们在费米纳戏院看的早场）佩戴的文胸一起，跻身于二十世纪为数不多的人类成就之列。那是毋庸置疑，铁板钉钉的事实！那天早上，我在美妙的音乐和宁静的书香中从事简单的工作，心头一阵满足。

费尔明上午休息。他和贝尔纳达二月初结婚，要去做完婚礼筹备工作。他们两个礼拜前刚做的决定，我们都说时间太赶，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父亲劝他往后延两三个月，夏天的天气适合结婚。费尔明死活不肯改，说他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山区的干冷气候中长大，在地中海沿岸——他说相当于亚热带——夏天出汗多，结婚时胳膊窝湿一大片不成体统。

西班牙五十年代弥撒和政治宣传片盛行，费尔明·罗梅罗·德·托雷斯作为反教会、反银行、反良好习惯的一面旗帜，突然迫不及待地说要结婚，我想其中必有蹊跷。他在婚前筹备期间，

1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1901—1971），美国著名爵士乐音乐家，被称为“爵士乐之父”，早年以演奏小号成名，后来以独特的沙哑嗓音成为爵士歌手中的佼佼者。

2 ye-ye 乐曲，1960 年代流行于法国和西班牙的一种流行音乐曲目，其名源自歌词中“yeah！yeah！”的欢呼声。

3 伊萨克·阿尔贝尼兹（1860—1909），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作曲家、钢琴家，第一位把西班牙民间音乐介绍给欧洲听众的西班牙本土音乐家。

4 金·诺瓦克（1933—），美国电影明星，代表作作为希区柯克的影片《迷魂记》。

与圣安娜教堂的新任教区神父堂哈克勃结为好友。神父是布尔戈斯人，思想开放，一副退役拳击手的派头。他染上了费尔明对多米诺骨牌的无限痴迷，星期天弥撒后，两人在阿尔米拉尔酒吧一局局地赌，一杯杯地喝蒙塞拉地区风味的酒。费尔明问他：修女究竟有没有大腿？修女的大腿是不是温软柔嫩到可以掐出水来？这些少年时的困惑逗得神父开怀大笑。

“您会害他被逐出教会。”父亲提出批评，“对修女，应该非礼勿视，非礼勿动。”

“可神父几乎比我还色，”费尔明提出抗议，“要不是他那身神父服……”

我一边回忆那场争论，一边跟着阿姆斯特朗大师的小号曲哼哼。突然，书店门上的铃铛响了，叮铃叮铃，声音不高。我抬起头，以为是秘密使命完成归来的父亲，或是赶来接下午班的费尔明。

“早上好。”门口传来低沉、破碎的声音。

三

他的身影在背光下就像被风吹倒的一段树干。客人穿着老式深色西装，拄着拐杖，有些来者不善。他往前迈了一步，腿明显跛着，柜台上的灯照亮了一张写满岁月风霜的脸。他不慌不忙地看了我一会儿，目光如隼：充满耐心，深思熟虑。

“您是森贝雷先生？”

“我是达涅尔，森贝雷先生是家父，他现在不在。请问有何贵干？”

客人无视我的问题逛起书店，仔仔细细、近乎贪婪地观察一

切，一瘸一拐的腿让人想到衣服下面的伤也许会更重。

“战争的烙印。”陌生人似乎看穿了我心思。

我盯着他逛，猜想他会在哪儿停留。果然不出所料，他在乌檀木玻璃橱前停了下来。那是一八八八年书店创建伊始留下的老古董。当年，森贝雷家的曾祖父刚从加勒比探险归来，借钱购入旧手套店，改为书店，立于显著位置的玻璃橱向来是书店的善本库。

客人挨近书柜，气呵在玻璃上。他戴上眼镜，仔细端详书柜里的书，姿势让我联想到仔细端详鸡窝里新生鸡蛋的鼯。

“书柜很美，”他小声说，“想必物有所值。”

“家里的老古董，情感上才是无价之宝。”我反驳道。他是个怪人，用目光估价，连呼吸的空气也不放过，让我感觉很不愉快。

过了一会儿，他收起眼镜，不紧不慢地问道：

“听说有位才智过人的先生在这儿工作。”

我没有马上回答，他回过头，狠狠地瞪我一眼，目光如炬。

“您瞧，现在这里只有我一个。也许先生可以告诉我需要哪本书，我很乐意帮您去找。”

陌生人很不友好地笑了笑，点点头。

“我看见玻璃橱里有本《基督山伯爵》。”

他不是第一个留意到这本书的人，我把应景话搬出来说：“先生好眼光。此版精美绝伦，限量发行，亚瑟·拉克哈姆¹插图，来自马德里著名收藏家的私人收藏，实乃编目在册的绝版。”

客人听得索然无味，专心去看乌檀木书柜的隔板是否结实，明摆着对我的话不感兴趣。

“什么书在我眼里都一个样，不过，我喜欢这本书的蓝色封面，”他鄙夷地说，“这书我买了。”

1 亚瑟·拉克哈姆（1867—1939），英国著名插画艺术家，代表作为《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童书插画。

若换个场合，能卖出全书店差不多最贵的一本书，我会高兴得跳起来。可我隐隐觉得：那本书要落到一个令我反感的家伙手里，它要是离开书店，恐怕连第一段都将永远无人问津。

“此版价格不菲。先生要是愿意，我给您推荐品相一流、价格适中的其他版本。”

心眼小的人往往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陌生人的心眼估计比针眼还小，他向我投来的目光再轻蔑不过。

“封面也是蓝色。”我又补充一句。

他对我的嘲讽充耳不闻。

“不用了，谢谢。就这本，价格不是问题。”

我很不情愿地点点头，走向书柜，掏出钥匙，打开玻璃门，陌生人的眼神如芒刺在背。

“好东西都是锁着的。”他小声说。

我拿着书，叹了口气。

“先生是收藏家？”

“可以这么说，不过不收藏书。”

我把书拿在手里，回过头问：

“那收藏什么？”

陌生人再次无视我的问题，伸手取书。我拼命忍住把书放回书柜、重新锁上的欲望。事到如今，要是丢了这笔买卖，父亲一定不原谅我。

“三十五比塞塔¹。”我先开价，后递书，希望他知难而退。

他眼都没眨，一口答应，从那件连一个杜罗²也不值的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张百元大钞。我心里嘀咕，会不会是假钞。

“先生，这么大面值，我找不开。”

1 比塞塔，欧元流通前的西班牙官方货币。

2 杜罗，原西班牙货币单位，相当于五个比塞塔。

我想请他稍等一会儿，去最近的银行找零，顺便验验是不是假钞。可我又不想把他一个人留在店里。

“别担心，这是真钞。您不会识别？”

陌生人对着光举起钞票。

“看水印，这几条线，还有纸质纹理……”

“先生是赝品专家？”

“年轻人，世间一切皆假，钱除外。”

他把钞票放在我手里，让我攥好，又拍了拍我的指关节。

“找的钱帮我记在账上，改天来拿。”他说。

“先生，六十五比塞塔，不少钱呢……”

“几个小钱。”

“那我给您写张收条。”

“我相信您。”

陌生人无所谓地验了验书。

“书是送人的，想拜托书店亲自转交。”

我犹豫了一会儿。

“书店原则上不送书上门。不过，这次我们乐意为您效劳，不收任何费用。请问送往巴塞罗那市区还是……？”

“就在这儿。”他说。

陌生人眼神冰冷，看来像是积怨多年，憋着一口恶气。

“我要把书包起来，先生想题词还是留条？”

客人艰难地翻到书名页，我这才发现，他的左手是假的，一只肉色的陶瓷手。他掏出自来水笔，写了几个字，把书还给我，转过身，我看着他一瘸一拐地往门口走。

“能告诉我收书人的姓名地址吗？”我问。

“全写在上面了。”他头也不回地答。

我打开书，翻到陌生人亲笔题词的那一页：

赠：费尔明·罗梅罗·德·托雷斯，他从死人堆里爬出，
拥有开启未来的钥匙。

十三

我听见门上铃铛响，抬头一看，陌生人已经走了。

我赶紧跑到门口，探头往街上看。客人在笼罩圣安娜街的蓝色薄雾中，和其他身影一起，一瘸一拐，渐行渐远。我想叫他，却咬了舌头。最好让他一走了之，然而，向来毛手毛脚、缺乏常识的我选择跟着直觉走。

四

我挂上“打烊”的牌子，锁上店门，打算混在人群中跟踪陌生人。我知道如果父亲回来——这些天销售不畅，他头一回让我独自看店——发现我擅离职守，一定会劈头盖脸骂我一顿。不过，我会路上想个好借口，宁愿得罪不太精明的父亲，也不愿让那个来者不善的家伙搅得我心神不宁，对他和费尔明之间的过节不明就里。

如何跟踪疑犯而不被发现是个精细活。除非有大批客人拖欠书款，职业书商很少有实战机会，经验八成源自于书架上一块钱一本的侦探小说。沐猴而冠仍是猴，虚虚实实的罪行却能将业余侦探打造成职业侦探。

我往兰布拉大道方向一边跟踪，一边回忆基本要领：间距五十米，找大块头做掩护，随时藏身于门廊或商店，以防目标突然转头或停下。来到兰布拉大道，陌生人穿过中央步道，往港口走。步道上悬挂着传统的圣诞装饰，不止一家商店的橱窗里摆放着彩灯、星

星和天使，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既然收音机里说了，社会繁荣就是事实。

那些年，圣诞节依然带着魔幻和神秘的色彩。冬日里的灯光、默默无闻苟活于世的人们眼中的目光和心中的希望让圣诞装饰散发着一丝真善美的气息，至少孩子和学会遗忘的人们依然相信它的存在。

也许，正因此，在这如梦如幻的世界里，我才觉得作为跟踪目标的陌生人没有一丝圣诞气息，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他一瘸一拐，慢悠悠地走，时不时在花鸟摊位前停下，看看鹦鹉，赏赏玫瑰，似乎从来没见过这些玩意儿；还在兰布拉大道一两家书报亭前看看报纸头版、杂志封面，转转明信片架。他大概没来过这儿，像初来乍到的儿童或游客。可儿童和游客通常都会因人生地疏而显得单纯无辜；而那家伙即便有圣婴像的保佑——那圣婴的雕像正巧立在所经过的圣母教堂前——也无论如何与单纯无辜沾不上边。

此时，他看来被普埃塔费里萨街口对面的鸟摊吸引驻足，笼子里的一只淡玫瑰色鹦鹉斜睨着眼瞧他。他像走近书店的玻璃橱时那样走近鸟笼，开始对鹦鹉窃窃私语。那鸟儿看起来天生愚笨，阉鸡大小，毛色诱人，它没有被陌生人酸腐的口气熏倒，自始至终全神贯注，对他的言语颇感兴趣。为了彻底让他打消顾虑，鹦鹉居然还频频点头，兴奋不已，玫瑰色的羽毛根根竖起。

几分钟后，人鸟交流完毕，陌生人满意地离去。没过三十秒，我经过鸟摊，发现起了阵小小的骚动，惊慌失措的店员正忙不迭地蒙上鸟笼，因为那鸟儿准确无误地一遍遍叫道：“佛朗哥，王八蛋！竖不起，扯鸡巴蛋！”从哪儿学的，我一清二楚。至少，陌生人还有点幽默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在那年头，和裙子短过膝盖一样少见。

突发事件让我走了会儿神，还以为人跟丢了，但很快又发现他

正对着巴盖思珠宝店橱窗。我悄悄往前，潜到总督夫人府¹门口一字排开的代笔摊位，仔细观察。陌生人的双眼如红宝石般熠熠生光，防弹玻璃后的黄金和名贵珠宝让他心驰神往，似乎就算鼎盛时期的拉克里奥耳美女合唱团成员排成一排，也拖不走他。

“年轻人，要写情书、申请、恳求信，还是给家乡亲人报个平安？”

我借摊位藏身，抄写员像个忏悔神父似的探出头来，希望能为我效劳。窗口招牌上写着：

奥斯瓦尔多·达里奥·德·莫特森

文人兼思想家

代写情书 申请

遗嘱 诗歌 贺信

请愿书 讣告 颂歌 论文 申诉书

申请及各种风格、各种韵律的文字

一毛钱一句（抒情诗除外）

寡妇、残疾人和未成年人特价

“怎么样，年轻人？来封情书？让妙龄少女在爱的气息中泪湿衣衫？算您便宜点。”

我给他看婚戒，抄写员奥斯瓦尔多不动声色地耸了耸肩。

“都什么时代了！”他说，“要是您知道有多少已婚男女来过

1 总督夫人府：位于巴塞罗那兰布拉大道，建于1772至1778年间，前秘鲁总督马努埃尔·德·阿玛特卸任后命人所建，为典型的巴洛克风格建筑。阿玛特英年早逝，遗孀长期居住于此，因此被称为“总督夫人府”。

这儿……”

我又看了看招牌，名字有点眼熟，就是想不起来。

“您的名字我听过……”

“好日子我过过，恐怕那时候听过。”

“是真名吗？”

“笔名，艺术家必须人如其名。出生时，我叫赫那罗·雷伯约，这名字谁会请你代写情书……算您便宜点，怎么样？来封激情洋溢、如饥似渴的情书？”

“下次吧！”

抄写员只好作罢，顺着我的目光，好奇地皱了皱眉。

“在看那个瘸子，是吗？”他脱口而出。

“您认识他？”我问。

“差不多从一周前起，我每天见他从这儿经过，站在珠宝店橱窗前傻看，似乎那里陈设的不是戒指项链，而是美人多莉塔¹的屁股。”他说。

“跟他说过话吗？”

“有个同事帮他誊过一封信，他少了几个手指头……”

“哪个？”我问。

抄写员怀疑地看了看我，担心一回答，会流失一名潜在客户。

“小路易斯，对面贝多芬之家边上、长得像神学院学生的那个。”

我给他几个钱聊表谢意，他坚决不要。

“我靠笔杆子吃饭，不靠嘴皮子，这里个个如此。若哪天您有文字上的需要，记得来找我。”

他给我一张名片，和招牌上的内容一模一样。

1 美人多莉塔，原名玛利亚·亚涅斯·加西亚（1901—2001），西班牙著名歌手及舞蹈家，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巴塞罗纳歌舞场巨星。